春秋集傳

春秋集傳卷之四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颸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彜伯
同邑戴 彭景筠

莊公下

甲辰 傳王五年崩孫惠王立王室不告喪諸侯亦不會葬故不見於經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鄭卿左傳曰鄭不朝也按鄭間諸侯而侵宋罪也亦既伐鄭而同盟鄭稱服矣又責以不朝而執其國卿可乎齊小白即位於今七年矣征伐會盟四出而未聞有朝王之舉鄭不朝齊詹見執矣齊不朝周王法將若何

人微者也詹名登於史策則非微者也稱人以執人齊侯也謂無可執也何以非討罪之辭曰詹未嘗有罪討之罪則人非執國卿之人也詹以國氏而書名詹亦不得爲無罪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音尖○殲盡也左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夫遂以亡國之餘而猶能殲齊戍於以見遂君之能得民以死社稷而見滅於強橫非其罪矣齊滅遂而戍之而戎者卒殲於遂於以見齊之橫暴不足以服人心而塗炭斯民矣書曰齊人殲於遂遂非能殲齊人齊人自殲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傳曰逃義曰逃胡傳曰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若其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齊桓始霸同盟於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胡傳曰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又以其害稼也故書

乙巳惠王元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公羊傳曰不書朔不書日夜食也愚

意或者官失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濟沛同○左傳曰不言其來諱之也胡傳曰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加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備閑暇而明政刑

秋有蠱 蠱音或又音域○蠱水中怪物一名短狐於水中含沙以射人影人影中之輒成瘡蝕人不見其形或曰似鼈口旁有横弩謂之附工胡傳曰蠱魯所無也故以有書紀異也

冬十月 備時月

丙午 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夏四月 備時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魯大夫以女從嫁曰媵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姪娣也媵陳侯之婦公穀皆以爲魯女媵陳人之婦而曰陳人之婦者蓋未入國而略言之然不可考矣往媵不足書而書之者使公子則已重又遂盟齊侯宋公則非事也書遂責遂事也非魯君命而越職以盟霸主又不能有庇於魯則生事也胡傳曰媵賤事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霸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失己與人冠之招也愚按書公

子責公也不與其使公子媵也書遂責結也不與其越事以盟齊宋也惟公使輕以重而結乃得輕所重矣公羊氏謂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然盟豈公命乎撟命遂事縱使有功且猶不可況無功而致寇乎

夫人姜氏如莒

夫人有疾而通於莒醫至是就醫焉廉恥蕩然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魯受鄭詹背幽之盟也結盟齊宋非敵而抗諸侯也結滕陳而不至失陳好也三國來伐魯則有罪矣故直書伐然是年王室多難子頹伐王逆朔助之連師入寇齊小白既稱霸主不率諸侯以救王室至使天子播遷小白亦周聞之而悍然執鄭詹盟陳宋聯諸侯伐魯國惟恐不順焉則所謂尊周室攘夷狄者果安在哉此郎與結盟鄄之齊侯宋公也改而稱人貶也

丁未惠王三年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胡傳曰禮義禁亂猶坊止水今夫人如齊以甯父母而父母已終以甯兄弟又義所不得宗國猶爾況如莒乎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故初會於禚次享於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於防於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益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也

夏

齊大災來告也天火日災秋七月備時月冬齊人伐戎此蓋伐徐州之戎也按舊年周子頹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以子頹奔衛衛師燕師入寇王室立子頹此年春鄭厲公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奉王歸王居於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鄔經不書者王室不告難也顧王室雖不告諸侯甯不聞焉齊小白舊年冬伐魯今此又伐戎其於王室之難恝然也伐戎雖攘外之師比於王室之難孰緩孰急乎其稱人貶也

戊申惠王四年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厲公卒子文公捷立○按左傳是年春鄭伯虢公胥命於弭夏同伐王城誅子頹王室定事皆不見於經者不以告也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杜氏曰薨於寢祔於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之禮書之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八月而葬緩也

己酉惠王五年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所梗反公羊經作省○胡傳曰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倖以免矣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

小惠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杜氏曰反哭成喪故稱小君胡傳曰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於夷齊人以歸考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爲國君毋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又按七月而緩葬隱之也魯蓋有所疑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公穀皆作禦○御寇陳宣公之子胡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攻眾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弒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逆之臣國人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考之傳之所云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按左氏云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經不書世子蓋從赴也觀完及顓孫之奔則國亂也杜氏謂宣公欲立嬖姬子款故殺御寇若然則殺御寇者陳侯矣事無可考宜姑闕之從胡傳可也

夏五月

林氏

曰無事以首時書者五十有九惟此書五月昭十年書十二月愚按此書非首時例也蓋下有闕文 秋七月

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防魯地及內志也及高傒盟者公也不言公諱也以爲微者及齊卿盟則晉抗矣以公而及大夫盟則公卑矣均非禮也

冬公如齊納幣 杜氏曰公不使卿而親納幣母喪未再朞而圖昏失禮明矣按高傒之來盟蓋訂姻盟也莊公之立二十二年以內政久虛宗廟無與其事言之則已遲自母喪未期而納幣言之則已遽又親納幣焉一舉而三失見矣

庚戌惠王六年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告廟也

祭叔來聘 胡傳曰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卒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爲私交之計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曰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少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以能進也

公至自齊 告廟也

荊人來聘 楚始行中國之禮而未能盡同於中國經因而書荊人亦與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齊地

蕭叔朝公 胡傳曰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夫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

秋丹桓宮楹 飾桓廟將以誇夫人也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莊公卒子僖公夷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鄭地胡傳曰程子曰遇於穀盟於扈皆為要結姻好也莊公至是三十有六歲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哉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加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過於穀盟於扈以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愚按會者外為主也莊公漁色孟任而生子般矣其昏齊而要結再三者蓋齊以孟任為疑故也邀結以昏齊女飾宮廟以誇夫人而哀姜不可制矣子般之禍肇矣不能正身而能正其家者未之有也

辛亥 惠王七年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桷椽也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以加之於宗廟而飾夫人非正也左傳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毋乃不可乎

葬曹莊公不日常也

夏公如齊逆女穀梁傳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逆於齊也愚按不正其親逆於齊者以其爲讐仇之女也但哀姜不詳誰出其果襄公之女則必不可娶也如非襄公女則亦無害於娶矣以下事觀之則失禮殊非一端非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夫視朔蒐狩郊社雩祭皆境內之事故常事不書親逆則君出境固不容不書也

秋公至自齊告至也不偕夫人以至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入者不順之辭不與公俱至非婦順也胡傳曰昏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矣又按公羊氏以爲要公也不與公俱入蓋孟任故也是以丁丑入而明日乃覿大夫宗婦然則殺之不立蓋不待慶父矣般亦非正也而姜氏之逞妒可見矣

戊寅大

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同姓大夫之內子也禮夫人至大夫迎於郊明日執贄以見然後宗婦見今公乃先夫人至則大夫迎公而不及郊迎夫人故於明日而後覿之曰覿者猶私見云也不以禮見也覿用幣者公以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以覿也御孫諫曰男贄大者王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毋乃不可乎書大夫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公使之也而公及姜氏之情皆可見矣

大水

平原出水也記災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氏曰羈蓋曹世子也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愚按書戎侵曹而不言納赤不使戎得以廢置諸侯也日侵則赤之非正可知羈繫之曹則羈可有曹也不稱世子已踰年郎位也不稱爵未除服未列於會盟且不能君亦不與戎之得以逐曹君也羈名失地也赤不繫之曹赤不當有曹也書歸易辭曹無人也且若其自歸不與戎得以納之也

郭公

此不可曉公穀以此連赤歸於曹爲句言郭公名亦失國而歸於曹也經文無此書法此不可通左氏無傳先儒以爲郭亡胡氏引管子之文爲傳愚謂只當闕之

壬子　惠王八年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汝○女氏叔字陳大夫也左傳曰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又先儒以爲稱字天子命卿也然無可考矣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卒懿公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左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公羊傳曰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穀梁傳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愚按夏書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則凡日月食皆鼓不獨正陽之月也而左傳云者蓋用幣於社則唯正月然也周六月夏正四月所謂正陽之月故不曰非禮而曰非常然則鼓是也鼓於社非也用幣禮也用牲非禮也故書

伯姬歸於杞 胡傳曰逆者非卿其姓名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姓名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

鼓用牲於社於門左傳曰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冬公子友如陳友莊公母弟如陳報女叔之聘也邦交往來禮也

癸丑惠王九年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報十八年之侵也夏公至自伐戎告廟也曹殺其大夫胡傳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王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是也義繫於殺者罪在干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愚按不書名氏或亦闕文焉耳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宋序齊上宋主兵也蓋齊爲宋伐也公親往會則稱人齊非將卑師少矣蒞摟伐非王命春秋於齊桓不深與也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舊歲日食於純陽之月陽微甚也今又日食於純陰之月陽益衰矣

甲寅惠王十年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於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左傳曰非

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左傳曰陳鄭服也杜氏曰陳亂而齊納敬仲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貳心於齊今始服也穀梁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眾也胡傳曰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者有諸侯同欲而書同者此盟鄭伯之所欲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視他盟為愈矣愚按齊侯得眾亦未見有確憑大概始有不同而今來同則書曰同盟耳前十六年同盟幽鄭貳而始服也此年同盟幽陳鄭貳而始服也後凡書同盟者皆然左傳義甚明霸者以力服人安見其真能得眾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左傳曰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按季友以非禮行而經無貶辭者直書葬原仲而季友之私見矣慶父主兵出伐季友私行出竟三家之勢摯矣

冬杞伯姬來左傳曰歸甯也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甯曰如某出曰歸於某胡傳曰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於洮矣冬又歸

魯故知其不當來也

莒慶來逆叔姬胡傳曰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君自主之非禮也愚按大夫而越境以娶亦非禮也

杞伯來朝杞夏之後三恪之封非伯爵也周室寢衰黜陟不行杞無黜爵之罪杞伯非黜也王室不天諸侯以強大相役弱小之國不甚其求故桓公二年杞侯來朝而魯師繼以入杞討其不徵至是來朝乃自貶以伯矣斯下泉所以賦與

公會齊侯於城濮城濮衛地謀討衛也

乙卯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左傳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按子頹之亂不見於經者王室不告難也夫衛朔始以諸凡而奪位繼以拒王師而反國終且助子頹而攻王朔之罪不勝誅矣天下當日不能正衛朔之罪命方伯以伐之乃迄今易世矣而命齊侯討之衛懿何罪乎此王室之失也然王室多難以鄭號之式徹尚能倡義定之而齊桓號稱霸主數會諸侯方

惟是伐魯伐戎於王之難豈若周閒所謂尊王者寔在是齊桓之霸反不如鄭厲之有功周室也及此時齊以王命伐衛則更宜大有所懲於衛會合友邦其力王室造衛國都執衛懿歸於京師請司寇定其罪焉以大示諸侯不王之戒亦庶乎有以自蓋前此之愆也桓又不然而徒以戰敗衛師受賂而還則勤王之名只以居其受賂之利君子誅其心矣故齊侯實自將而經人之非將卑師少也人其非伯討也借曰將卑師少則上承王命之嚴而下委之儆者之事以不克成大勳亦均之罪也伐不言日而書日書戰者見齊桓以是月伐以是日戰僅以苟戰復王之命而無奉命討罪以期必得之實心也齊人伐衛而書衛人及齊人戰者則以衛主乎是戰又以罪衛之抗王命而不以身伏先君之罪也韓子曰春秋謹嚴蓋於此類而見之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子文公遂蔡立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左傳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諸侯救鄭楚師夜遁夫荆蠻猾夏諸侯救救之則書救善之也然只書人者則不足之辭人伐而人救之耳無攘外之實功也魯侯親會則齊宋必非將卑師少桓開五霸之首春秋於桓鮮有與辭黜齊桓所以黜五霸也邵子曰治春秋者

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得聖人之心矣五霸者功之首而罪之魁

冬築郿

郿公羊作微○郿魯邑左傳曰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胡傳曰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

大無麥禾

公羊傳曰冬旣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胡傳曰麥熟於夏禾熟於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支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告竭之辭也不敎其本而侈肆其心何以爲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也

臧孫辰告糴於齊

國語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告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臣備卿臣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乃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愚按卿出告糴制也然有國而至於告糴則誰爲國卿者使國無餘蓄也胡傳曰所

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敝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爲愛人罪

丙辰 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左傳曰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於齊冬築郿春新延廄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按新者革其舊之謂也縱不得已仍舊貫可也而新之以廄言則不時也以民言則財力殫矣是豈不可以已乎故比事以書而譏貶在其中矣

夏鄭人侵許陵小弱也

秋有蜚蜚符味反○蜚蠛蠓之屬害禾者也書爲災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叔姬繫之紀不易其志也紀已亡而卒叔姬嘉其節也蓋魯人特厚之也

城諸及防諸今山東諸城縣諸防皆魯地左傳曰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愚按去年大無麥禾今秋又有蜚矣縱曰以時何非病與

丁巳惠王十三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師次於成杜氏曰齊將降鄣故設備愚按鄣紀遺也然則此欲救鄣而不能也林氏曰次於滑書公於郎降書師此但書次以爲不足書也

秋

七月齊人降鄣降戸江反○胡傳曰降者脅服之辭前書郕降於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鄣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强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强故深以罪之鄣之微故責之薄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魯厚之無臣子故不得諡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傳義見前

冬公及齊侯遇於魯濟左傳曰謀伐山戎也按濟水流經魯之西北東經齊入海此魯之濟上也

齊人伐山戎山戎燕山之戎孤竹令支諸國今永平府地左傳曰以其病燕故也按北燕召公之後而山戎病之齊桓以師伐焉宜亦救災恤鄰之舉也然不書救燕而書齊人伐山戎者桓公好勤遠畧矜己功伐不合友邦躬自伐戎踰越險阻深入戎境則是徼功域外以快其私非救災恤鄰之實也雖命燕脩召公之政歸貢於周亦以自文耳故

經書齊人不與其遠伐也

戊午惠王十四年三十有一年春築臺於郎胡傳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爲遊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自樂而不與民同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夏四月辥伯卒辥侯稱伯亦自貶也未同盟故不名築臺於辥辥魯地非辥國也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捷勝也左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捷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胡傳曰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秋築臺於秦秦魯地穀梁傳曰築臺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冬不雨公役民不已而恆陽見告雖未至災旱亦謹書之以危公也

己未惠王十五年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地管仲之采也左傳曰爲管仲也按齊城管仲采邑而書之魯史者魯使人供其役也大夫城采邑非矣而魯又越國而爲之城亦失之也夏宋公

齊侯遇於梁丘

梁丘齊地左傳曰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於梁丘然則此宋志也故先宋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莊公庶弟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也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誅不得肆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按牙曰慶父材是將為篡也季友誅之似也然未有君命而遂酖之矯也兄惡未形而巫誅之忍也季友為是欲權之自己出耳又許以立後而立叔孫氏則市恩也作福作威皆自季出季氏之專魯自友始矣友獨非無君乎公羊深許之誤矣其不及

慶父何慶父擅兵柄友力未之能勝也其曰以死奉般則友之正也般非世敵而正於慶父若季友者懽智則有之矣盡以賢子之未也不書刺者非以罪刺也其書公子牙卒則固爲季友諱也

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

路寢正寢也胡傳曰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竊也危病邪之何也若薨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爲不貴周公之後奄有寵蒙不爲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爲不久薨於路寢不爲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焉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傳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按子般孟任之所出也莊公嘗以夫人盟孟任子般立則如夫人孟任矣然上制於母待年以娶哀姜哀姜無出哀姜之婦生閔公其不容子般嗣立勢所必然也子般非嫡而爲嫡名分非正故叔牙慶父得以萌其邪心哀姜私於慶父而莊公不能正之故子般閔公之弒慶父之亂皆莊公自啓之耳此所謂釁起閨門禍流宗社怨生衽席及子孫備書之爲後世戒也子般不稱公莊公未葬也稱子已立爲子也不書賊諱也不地弒也公

子慶父如齊杜氏曰慶父弒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按哀姜齊女也故慶父如齊胡傳曰宜書出奔而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莊公幼沖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以志得兵之始而終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戎狄之恣也

春秋集傳卷之四終

春秋集傳卷之五

烏程盧葆宸子純
同邑程夢元瓞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晉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鎬

閔公（公名啓方莊公子母叔姜哀姜之娣也九歲卽位謚法在國逢難曰閔○史記名開蓋以漢景帝諱也）

庚申　惠王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左傳曰不書卽位亂故也杜氏曰國亂不得成禮也）齊人救邢（左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

異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胡傳曰：凡書救，未有不善之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奚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於雍揄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公救成至遇是也。愚按：救邢善也，然齊侯方惟是會魯遷陽，不以狄人爲事，延及三年之久，卒之邢潰，然後合諸侯以逐狄而遷邢焉。救之慢孰有甚於此者？故書人，貶也。借曰將卑師少，然委之徵者以不能免邢於危，亦均之罪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十一月乃葬。左傳曰：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魯志也。落姑，齊地。左傳曰：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

季子來歸。內喜之也。魯難未已，魯人以季友之才爲能定難也，故請於齊而召諸陳，於其來歸，魯人子之，故史從而書之。孔子因之而不改，順輿情也。不書其出，不勝慶父出而出，不足書也。有今此之歸，故不足書其出也。季子來歸而季氏之專政由此始矣。歸而無救於閔公之難，立閔公非季友志也，非季友志者，季友之志在申而中立，旁覩以待事機

之成也然則經書季子來歸非誠與之也若季子者才足有爲其賢不足稱也其卒能立僖公以甯魯亂則因人情所嚮而子之而來歸之可也○人傑問曰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弒慶父出奔季于不能討賊是其意在於立僖公也朱子曰走失慶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惡今春秋不貶而反褒之蓋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欲見當時事迹付諸後人之公論而已若謂季子爲命大夫則叔孫婼嘗受命服何爲書名乎又曰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繫頓得個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同意耳又曰據某看此一句正是聖人著季氏所以專國爲禍之甚又曰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斷皆由此起矣

冬齊仲孫來

左傳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廢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甯魯難而親之按仲孫之來必齊侯使之也不書使者不與齊侯之使以其將覘魯而取之也仲

孫氏而不名來而不事者魯亂不已人懷憂懼望拯於齊齊仲孫來魯有慰望之意故志喜而曰仲孫來也湫不勸其君以急於靖亂而曰將自幾來而不事以為無取乎其來也已子般弑閔公弱慶父擅兵夫人啓之魯人憂覆亡之無曰故於友則曰季子來歸於湫則曰齊仲孫來於傒則曰高子來盟空谷無聊足旨是喜而曰是將有以救我以其懼之甚危之至是以望之切而喜之深也魯史書之聖人因之而不削焉所以著莊公之不能正身正家以正朝廷邦國而釁起閨門禍流宗祉怨生祍席害及子孫以至家國阽危人情洶懼有至於如此之甚者非徙識齊之君臣已也

辛酉惠王十七年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齊人遷而遷之也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左傳曰速也公羊傳曰言吉者何未可以吉也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

但魯人行之已久而孔子魯人則不得而非之其有失禮之甚者乃不得不謹志之以示意焉所謂周公其衰矣者也禘以孟夏五月非時也禘於太廟莊公非所也禘者大祭喪服以未終而以吉行非事也蓋魯方憂危欲以其君速承大祭以鎮安人心而適丁五年大禘之期故遂變禮吉禘又以喪制未終不敢祭於周公之廟故遷主而行之於莊公之寢宮焉其失禮爲已甚矣備書之以示譏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不言弒爲內諱也不地以見弒之實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邾

左傳閔公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弒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胡傳曰夫人稱孫與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孫於莊公志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故叔牙之弒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按上書公薨而遂繼之以夫人孫邾慶父奔莒則閔公之弒其實可見矣此所謂微而顯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弒逆不已國人莫之容而後出奔也季友以公子申入立之以賂求慶父於莒莒人歸之慶父縊不書刺慶父

不以討賊誅也閔公爲夫人之娣之子哀姜無子則立閔公正也慶父弑閔公季友以僖公適邾及慶父奔莒而季友入立僖公蓋季友以卜筮之祥國人所屬目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則季友之志在觀釁以立僖公而遂其私耳然則閔公之弑未必非季友心也第肆其惡於慶父而不尸其事耳朱子曰放走慶父罪小他自身上罪大亦治慶父不得有以誅季友之隱矣故經書公子慶父出奔莒正不與季友之得以立僖公而擅討賊之義也

冬高子來盟

高子齊卿高傒也公羊傳曰魯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桓公使高子將高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愚按不書齊使而齊桓實將以規魯非實心好魯也盟不盟也盟未定矣故不書使高傒至魯而僖公已立矣高傒因與魯盟魯人喜得齊助而賴高子之盟故喜之而稱高子也魯情之危亦可見矣

十有二月狄入衞

左傳狄人伐衞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於熒澤衞師敗績遂滅衞此不書滅衞者不欲狄得以滅衞爲中國諱也胡傳曰衞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詩載牆有茨鶉之奔奔諸篇此載衞爲狄所

滅之因也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

愚按狄以莊公末年伐邢至是而又入衛其橫甚矣齊人嘗救邢矣而狄之橫如此曾莫之遏也齊之從簡書者安在後雖有遷邢封衛之功不足稱也故曰功烈如彼其卑也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鄭人爲之賦清人胡傳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遣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次而莫之恤乎然則有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之也高克奔陳

春秋集傳卷之五終

春秋集傳卷之六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厥圃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鎬

僖公上

公名申莊公庶子母成風屬公於季友季友立之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戌 惠王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曰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杜氏曰國亂身出復入即位之禮有闕

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

胡傳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書次見救邢之不速也伐而書次其次爲善伐楚次於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

次爲貶次於聶北譏之也

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夷儀邢地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胡傳曰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公羊傳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不及事也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愚按書救邢而繼書邢遷責其救之不及救也繼復敘三師城邢與其雖不及於救而猶及於城也邢以自遷爲文邢志也不書其君而書師則諱專封也諱專封所以善其善也然韓非子曰狄人伐邢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狄不敝狄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若緩救之以敝狄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名實美桓公乃弗救由是言之則城邢之美不償緩救之過矣春秋書法如此而齊桓之以力假仁因以爲利其情事亦可見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

夷齊境上地左傳哀姜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君子以齊人之

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按不言殺諱也曰於夷薨在外也曰齊人以歸甚齊侯也哀姜雖有罪非齊所得誅也

楚人伐鄭楚稱人寖强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檉檉宋地左傳楚人伐鄭鄭卽齊也盟於犖謀救鄭也夫救則救耳何有於謀蓋諸侯有難之之心也且鄭既受伐必有不固之心故爲盟以結之也然傳言盟而經書會者不欲其盟以是爲畏楚也以救災恤鄰安中國爲心而衆力有未協焉故諱其盟以斯會爲可與也

九月公敗邾師於偃偃邾也左傳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按邾戍虛丘蓋有侵魯之謀然未發也而今且將歸矣邀而敗之豈義也哉且方會檉矣而遽敗邾師盟安在哉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酈獲莒挐酈力知反挐女如女加二反○酈魯地挐莒君之弟左傳曰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公羊傳曰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莒人聞慶父之死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於魯魯人不與爲是與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何氏曰偏一面也各俱一面

而戰不相詐也愚按經以季友主乎是戰而書敗莒師敗詐戰也非偏戰也敗而獲之則不足嘉也挐非卿而莒子之弟且爲主將則彼獲不容不書耳春秋厚責已而薄責人正誼明道不計功利不多季友之功故書法如此且僖公即位日淺而季友主兵則季氏專國之勢又於是乎成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魯人請於齊而齊人歸之也姜氏與弒二君而孫於邾義不得入莊公之廟也魯人之請非也女子從人魯人以婦而齊殺之之殺之亦非也既已殺之而又以歸則從當告魯以不可歸之義明姜之罪矣而又從魯請從魯請亦非也喪歸於魯則魯之臣子不得不夫人之矣夫人之而君父之倫廢夫婦之道乖矣故不書姜譏齊也言不當殺而殺也無與於齊也書氏譏魯也言不當請而請也又氏於魯也至告廟也至自齊言夫人之喪不當應自外至也又自齊至也蓋一事而三失矣

癸亥 惠王十九年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地左傳衛之敗也宋桓公逆諸河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

人以戍曹戴公卒弟文公燬立徙居楚丘至是年諸侯乃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愚按城楚丘者衛徙居楚丘諸侯因而城之也不書衛遷於楚丘者衛已不衛遺民數千未能以告也不曰城衛而曰城楚丘者城楚丘非城衛也城之而封衛焉然後有衛不曰封衛者大封之禮宰之大宗伯營國之事屬於大司空故城楚丘可言也封衛不可言也天子在焉而誰其封衛也者不書齊師某師城楚丘亦不書諸侯城楚丘諱封衛也齊桓存衛衛國忘亡而書法如此不幾沒其善歟曰善不足善也狄人伐邢桓待邢潰而後城邢慶父亂魯桓待慶父自紓而後安魯衛之流連遷徙已三年矣衛文收集遺民稍能自定桓乃城而封之以市忘亡之惠蓋救之於未滅則為功也難而見德者淺存之於已滅則為功也易而見德者深此所謂驪虞也是以於城邢之不書齊侯高子來盟則不書齊使城楚丘則不書齊師所以奪其志也顧狄之伐邢也桓嘗救之又方潰而遽城之猶有救災恤鄰之實而狄之入衛也齊未嘗救衛幾自定乃攘為封衛之功視城邢之功為益下故不敘諸侯若其存衛之功則固因事可考也若徒以為解後至而不書所會則失聖經之旨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迎喪告廟

成禮以葬反哭成喪則不得不以仍小君之號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虢邑左傳晉人使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穀梁傳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按伐虢晉志也然使虞不賄則晉無能滅夏陽也虞假晉道且請先伐然後晉師會焉則不以虞主是師不可得也又按下陽公穀皆作夏陽左傳別虢都上陽而此爲下陽蓋下陽虢之別都有宗廟在焉虞晉毀其宗廟故以滅書不止爲塞邑而已也然鄭矣入棣而不復書入鄭以爲是已入也晉滅下陽而不猶書滅虢以是爲已滅稱師也是以亦王公設險以守國之意也稱師稱滅著虞晉之惡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

或曰貫當作貰○貫宋地左傳曰服江黃也按江黃近楚小國慕義來盟齊宋書將嘉服遠也江黃稱人微之也齊桓城邢封衛之名遠播江漢矣然君子度德量力而後與人桓之威德不能有此於江黃而江黃之微亦不能以有創於楚乃遂帥與閔以之之盟多魚漏師桓不能有悲於前楚人滅黃桓不能救之

於後斯盟究何益乎徒遂小國之亡自貽霸業之玷不務修德而勤遠畧蓋不待葵丘之會宰孔之言矣甫田所以興刺也則是盟其果春秋所與乎此事以觀而盟之不足恃功烈之不足稱也亦可見矣

冬十月不雨

傳見[illegible]年

楚人侵鄭

左傳言伐而經書侵

甲子

惠王二十年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歷時不雨則書首月

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胡傳曰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實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

舒楚與國也齊霸方盛而徐附之齊將伐楚故徐爲齊而取舒不曰滅而曰取者附諸夏以懲荊舒故減其罪辭也

六月雨

胡傳曰喜雨也憫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

懼天災恤民隱之意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

陽穀齊地　左傳曰謀伐楚也按伐楚之謀再矣而兵未舉者誠難之也謀伐楚則曷為會江黃江黃近楚之國也離其黨而固我之交披其翼以孤其勢也徐人取舒齊宋會江黃於陽穀公子友如齊涖盟諸侯侵蔡伐楚比事以觀而當月之謀可見矣然伐楚而江黃不與何也江黃不能伐楚也自守而不為楚用足矣及楚既同盟而江黃乃亦與伐陳之役矣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左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蓋齊桓不欲勤諸侯來會故也

楚人伐鄭

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乙丑　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按蔡嫁齊姬意恃楚也蔡自北杏之會而後棄我諸夏甘心即楚中國會盟蔡無與焉至是齊以諸侯之師侵焉侵蔡而與八國之師者本以伐楚故也侵蔡謀也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猶取舒會

江黃志也或問齊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朱子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亦侵蔡耳非素謀也

蔡潰

遂伐楚次於陘

陘音形○民逃其上曰潰左傳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按書蔡潰者見兵力之有餘也遂者繼事之辭責以貢之不入則有言可執聲罪致討也矣於陘進不遷進欲其自服也不窮兵力故書次以善之也然則胡氏以遂事爲譏無王命然乎曰齊桓侵伐四出皆未嘗有奉王命者奉王命惟伐衞耳不於此而後譏也此伐楚之師內以勤鄭外抑荆蠻仗義執言從容辭命所謂彼善於此者非若救邢有不及事之緩非若存衞有專封國之嫌則從而與之可也大夫出境而遂事罪也齊桓而既得諸侯遂以諸侯侵蔡不待伐楚而後以遂事罪也然則與之乎曰不責以僭王猾夏之罪而責包茅之不貢桓公深謀持重度楚之未可力屈故犒其小疵使可任受而功以不勞矣故曰五霸假之也齊桓伐楚

之謀素矣至是而遂伐楚故曰遂經記其事之而本末是非可考未見爲深與之也

夏許男新臣卒

郎許叔也穆公卒子僖公業立左傳曰許男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哀斂胡傳引劉敞之說謂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去師而復歸其國也然左傳之言亦似非無據未詳孰是

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

屈求勿反○屈完楚大夫屈氏完名也召陵楚蔡間地左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屈完及諸侯盟按屈完來盟不稱楚子使者楚子使屈完如師盟不盟未可知而屈完遂來盟也不以遂事爲嫌者所得爲也胡傳曰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來盟於師嘉服義也盟於召陵序桓積也桓公帥師入國之師兵力強矣而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入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矣

齊人

執陳轅濤塗

轅濤塗陳大夫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

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大濤塗幾誤軍事矣然爲其國病謀也齊侯不聽其言可矣而遽執之何不恕乎於以見桓公之志驕矣稱人以執人齊侯也**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左傳曰討不忠也按及者齊人及之也諸侯勞師已久故不及諸侯而及江黃也既執其卿而又伐之甚矣

八月公至自伐楚穀梁傳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至後事小則以先事至其以伐楚至大伐楚也愚按經文則公實不與伐陳之役

葬許穆公左傳葬之以侯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之子左傳陳成歸轅濤塗按濤塗執矣繼而伐陳矣此又以諸侯之師侵陳者討陳而陳不服也不服也者一言不協耳而執其卿而伐其國以是爲不足服人也陳成而歸濤塗屈於力耳能服其心哉魯茲往會則皆列卿而書人貶也侵者無言可執也霸者之不足尚如此且自齊桓與而征伐自諸侯出矣侵陳之舉皆使大夫而征伐又且將自大夫出矣

丙寅惠王二十二年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初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

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晉侯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驪姬譖羣公子晉侯使太子伐東山皐落氏狐突勸之逃弗聽晉侯立驪姬爲夫人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五年春晉侯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

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愚按世子者先君之後兄弟者先君之支而忍於殺之是不仁之甚者也申生齊姜所生義不得爲世子然而稱世子者僞諸立之爲世子也已立之爲世子矣而又聽驪姬之譖而殺之是殺其先君之後而戕其國本而莫之顧也大子自殺而曰晉侯殺之者實晉侯之殺之也曰自殺則世子疑於有罪曰殺世子則罪專晉侯也斥言晉侯言非辜大夫國人志

而殺無罪之世子大夫國人不爲分過也世子不能諭親於道而以從父之志陷親於惡亦安得爲無罪曰此充類至義之盡也舜盡孝而瞽瞍底豫泰伯逃而戴錫之光申生不及此矣然觀其辭於狐突之言則世子愛親愛國之情忠誠惻怛之意固藹然其可見矣而何爲不免於罪乎要之責倫之禍未有不流於子孫者衛宣烝夷姜生急子又娶宣姜而急子賊死晉獻烝齊姜生申生又娶驪姬而中生自縊楚平納子建之婦而子建死於鄭厥後楚亦幾亡晉武帝以玖賜太子而賈后肇亂唐高宗烝於武氏而幾至亡唐唐玄宗納壽王妃而祿山兵起彼急子申生輩賢且孝而卒之不克有終則潰倫之爲禍烈也後世宜知所鑒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氏曰伯姬來甯甯成風也朝其子者子年方幼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牟人嘗朝魯矣使往聘焉可也然小國之朝魯而魯不報者多矣何斤斤於如牟是茲欲外娶焉而

假君命以行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

王世子惠王之太子鄭也首止衛地左傳曰謀寧周也初惠后生大子鄭及太叔帶惠后愛叔帶王以后故欲廢鄭而立帶故齊侯率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焉公羊傳曰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胡傳曰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特書及以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而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

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

胡傳曰無[illegible]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於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朱子曰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弗聽胡傳曰事有惡者不與爲幸其善者不與爲貶乎

王之盟惡也請會無勸是以爲幸故違會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不盟止逃者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與何或曰首止之盟非王志也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者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不名迫也書奔不死社稷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也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晉脩虞祀而歸其職貢於王公羊傳曰虞已滅矣其言虞公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組於晉久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愚按虞公貪賄棄國罪也

然貪賄之罪孰若滅人國之罪乎則滅人國也滅異姓之罪孰若滅同姓之罪乎則滅同姓也不書人晉滅虞而曰晉人執虞公豈重責虞之貪賄而反輕沒晉之大惡哉蓋稱人以執人晉侯也君公書爵大夫書名其嘉焉則書字賤者書人以賊者之人執上公之貴以是爲逆之甚惡之大惡比於背叛而逆同於弑君也虞公見執國亡而不名者滅虞公罪辭也非滅虞公甚晉罪也貪賂之罪見於主滅下陽無容再責然以上公之貴而見執於人辱可知也杜氏謂晉歸職貢於王故經不以滅同姓爲譏此尤謬也滅人國而歸貢於王是市王也市王而罪愈大矣甯以是免罪哉晉滅虢不書不告則不得而書也然則稱執者其皆惡逆獻曰以人執其罪大以爵執其罪減執大夫其罪小執國君其逆大以爵執而歸諸京師爲討罪以人執而歸請京師罪不當以人執而歸諸外國其罪加見執於人而書名見執者與有罪焉見執於人而不名甚執者之罪大夫見執於人而具官大夫無罪以下而執上以諸侯而執天子之使其罪尤

丁卯　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地今河南密縣左傳曰討其逃首止之盟也諸侯皆書爵蓋以是爲可伐矣

秋楚人圍許以救鄭也不書救鄭不與救也然楚已背召陵之盟矣諸侯遂救許善諸侯也鄭人築新密以抗齊而新密受圍以見已則不競而城無益也諸侯方圍新密聞許難而遂移師救許以見齊桓不貪新城之功而以救災恤隣爲急也遂者繼事之辭書遂見其決也遂救許深善之也

冬公至自伐鄭不至自救許本以伐鄭行也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春齊人伐鄭鄭未服也鄭人未服則退而脩德可也而一伐再伐焉故人之

夏小邾子來朝杜氏曰郳黎來始得王命列於諸侯而來朝於魯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左傳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按鄭伯逃盟於申侯何與而殺之以說於齊是不罪已而殺

無辜也稱國以殺者殺大夫無罪而大夫莫之爭是國與於殺也申侯巧諂貪利而何無罪申侯有罪也殺之非罪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甯母

甯母魯地左傳曰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君其勿許鄭必受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按此則鄭伯之乞盟由是矣甯母之盟殆亦春秋所與也

曹伯班卒

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公子友如齊

聘焉禮也

冬葬曹昭公

不日常也

己巳

惠王二十五年崩○據左傳則王崩在曹年據經則王崩在此年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

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洮曹地左傳曰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周室雖衰必先諸侯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愚按先王人尊王也不殊會王人微也前是再伐鄭而鄭不服今此自來乞盟則德禮之故可見矣鄭子華嘗與盟於甯母矣今此又乞盟於此可見子華之姦而甯母未之受也齊非真能有德禮然假之而已愈於詐力矣

夏狄伐晉

按左氏先是晉敗狄於采桑此報采桑之役也

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

大音泰○穀梁傳曰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胡傳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季子立僖公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大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按此皆以夫人爲成風而左傳則以夫人爲哀姜言禘而致哀姜之主於廟也

杜氏謂哀姜淫而與弑不薨於寢故僖公有疑焉至此而後致主於廟也然魯禘追享文王而周公配焉不得以致哀姜之主也夫人有與祭之禮故因禘祭而致成風於廟中使之得行夫人之禮是立成風爲夫人也穀梁之説宜爲得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崩子襄王立左氏謂舊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是年春盟於洮謀王室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愚謂閉不發喪者有矣未有能閉之朞年者此殆傳聞之誤抑或有錯簡歟盟洮以謀王室葢惠王有疾而襄王懼故使王人及諸侯謀之耳惠王崩而不葬或亦以難故倉猝謀葬而諸侯不及會也

庚午襄上元年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御音語說音悅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

宰冢宰周公名孔天子之三公也葵丘齊地左傳曰會於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出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胡傳曰以冢宰兼三公其職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

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又拔在喪未葬而出會稱子者以衰經會也亦有不稱子者加衞侯朔以吉服臨戎也然則稱子者善矣宋襄欲讓其國於目夷似仁以衰經出會似禮然而非其質也非不得已無會可也抑天王在喪而冢宰諸侯以吉禮會則宋襄又可以愧諸侯葵丘之會善也而比事以觀則亦非善之善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葢僖公女也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之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

孟子曰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林氏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於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師諸侯以會焉桓知節矣春秋是以子桓也胡傳曰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左氏傳

曰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然則公羊所謂危之者亦信矣蓋葵丘之會亦齊桓盛衰之介假之者有時而怠其勢然也然而尊王臣以禮不歃血以信明王禁以忠則再書諸侯盟於葵丘實善之也其書日則謂有矜志焉故謹之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

獻公卒子奚齊嗣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傳曰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未葬也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胡傳曰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公且明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大臣殺其子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愚按君之子者獻公之子云耳然不書里克弒則以未成君故也君之子而殺之是亦弒君矣

辛未襄王二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霸主禮也然新天子即位不朝王而朝齊則何禮也春秋以來不可勝貶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畿內諸侯蘇子之國也左傳蘇子叛王即狄又不

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左傳晉獻公卒里克丕鄭父欲納重耳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弑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子以葬十一月里克弑卓子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氏曰弑卓在舊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已葬卓已成君故稱君也胡傳曰初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三旬而難作是持祿保身速獻公殺申生立奚齊之禍者也故此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荀息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書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朱子曰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問春秋書及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立又曰天下無中立之事

自家若拼得他退便須用拼退他若奈何不得便用自死苟息全然不是只是辨得一死亦是難事愚按當日情事今難悉考若據左國則申生乃齊姜所生如何可爲世子但以獻公既立之而又無罪殺之則國人所憐故殺奚齊卓子亦國人之所欲也里克中立不救申生後乃欲納重耳亦黨於所私非欲爲申生復讎也奚齊已立而殺之又并弑卓子不正其爲弑君不可得矣奚齊卓子本不足君然申生亦非正重耳夷吾又昔父命所逐則舍奚齊而誰立乎故荀息承君命而輔之輔雖不正而奠適正也此荀息之死所以亦有可與也且卓子已成喪而葬先君則荀息死之非召忽比也顧命大臣非爲私暱也是以書及要之則獻公淫慼名分皆不正之爲禍烈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未詳所在

晉殺其大夫里克

先是齊侯以諸侯之師討晉亂及高梁而還令未及嘗故經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人夷吾從之許賂中大夫里丕等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夷吾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經亦不書有王命且晉受之也晉侯使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

命矣伏劍而死克弑二君而殺里克不以討賊之辭者不以賊討也賂之而人既乃背而殺之以是爲討賊可乎故不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亦以免里克也免里克何不正奚齊卓子之爲君也不曰晉人者書人則疑於衆討故不書人不之晉侯者克可殺而非晉侯所當殺書晉罪累衆也郤呂之徒同之矣如何而爲討賊之辭曰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此討賊之辭也

秋七月備時月

冬大雨雪平地尺曰大雪

壬申襄王三年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音丕○丕鄭父里克之黨晉之殺里克也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丕鄭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丕豹奔秦夫丕鄭有罪矣而不以討罪書者丕鄭縱無此謀其亦不免里克可知也故書之與殺里克同辭不以罪討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非禮也及公及之也亦不鑒先君及文姜之失矣林氏曰齊侯之志荒矣

秋八月大雩非時也蓋旱故也

冬楚人伐黃左傳黃人不歸楚貢故也胡傳曰楚

滅弦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癸酉 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公羊傳曰不言朔食晦日也愚按或官失之也

夏楚人滅黃 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日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人滅黃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不聽遂與之盟及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憫之胡傳日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許斯頓牂是也出奔者雖不死社稷有興復之望焉弦子溫子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若江黃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强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困於强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備時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宣公卒子穆公欵立

甲戌 襄王五年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胡傳曰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然後

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無所忌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不日常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鹹 鹹衛地先是揚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王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此會於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京師齊仲孫湫致之然則會鹹王事也戍周不書謂侯國所當然且為王諱也

秋九月大雩 過時也

冬公子友如齊 聘也

乙亥 襄王六年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左傳曰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林氏曰不序諸侯散辭也是故但曰諸侯者不繫之伯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辭也杜氏曰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 胡傳曰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鄫病鄫也蓋魯君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耳又按左傳云鄫

季姬來甯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使鄫子來朝未詳孰是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晉山名魯承告而書之晉卜偃曰朞年將有大咎幾亡國狄侵鄭狄漸肆矣冬蔡侯肸卒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丙子襄王七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諸侯邦交五年一朝非禮也楚人伐徐齊霸衰也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丘遂次於匡牡丘地闕匡衛地將救徐而不力也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子胡傳曰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不可以不速救今書盟於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於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書救未有不善之者也救而書次則罪其當速而緩失用師之義矣夏五月日有食之不言日朔公羊氏以為食在晦左氏以為官失之也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左傳曰以救徐

也諸侯救徐而楚師不退乃伐其與國焉非所以救徐矣稱師者見非不衆且盛也

八月螽爲災也

九月公至自會不至自救徐不成救也

季姬歸于鄫說見上年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也震雷擊之也左傳曰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冬宋人伐曹左傳曰討舊怨也夫牡丘之盟宋曹與焉乃曹方從齊以伐厲救徐而宋遂伐曹是背盟陵弱而與於楚之憑陵諸夏也然齊霸益衰亦可見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徐恃救也見伐厲之無救於徐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伯穆公名任好韓晉地今陝西韓城縣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請戰壬戌戰於韓原秦獲晉侯以歸舍諸靈臺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晉侯歸晉夫秦伯伐晉而以晉侯主乎此戰者罪晉也晉實致之而及之戰也獲晉侯而不書以歸者獲而不以入又禮以歸之故不書以歸免

秦伯也晉侯見獲而不名非免晉侯以終復故耳君獲而不書師敗績者胡傳曰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

丁丑 襄王八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 隕公羊經作賁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鷁五歷反穀梁經作鶂過古禾反○鷁鳥名水鶂也大如鳫食魚此因告而書紀異也穀梁傳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鶂微有知故月之左傳曰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星無隕隕非星也天無石石非隕也塵坌之所凝有翕之而升於虛空翕散而隕其方隕也日在地下耀之則有光如星焉其既隕也凝而如行宵見隕星五旦視所隕而得石如其數也鶂退飛非退飛也風行高虛鶂飛過高過之不得進過宋都數之六也人之氣有乖則濁干乎清而有氣凝於上故星隕人之氣逆則虛有暴氣而物焉所閃皆人之氣僕

有以致之故吉凶由人五六非所占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季字也日而字之見恩禮之厚也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稱伯仲皆貴之故也仲遂叔肸皆然劉炫謂生而賜族胡傳因之恐未足為據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內女嫁於諸侯書卒敵也卒不必葬葬紀伯姬以齊故也葬紀叔姬葬宋共姬賢之而恩禮有加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日厚之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於淮淮水經宋徐界魯邾之南至鄫郯淮夷間入海左傳曰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按此蓋淮夷病鄫故也不書城鄫不果城故也霸業衰矣然會無貶辭猶是以恤小為事也

春秋集傳卷之六終